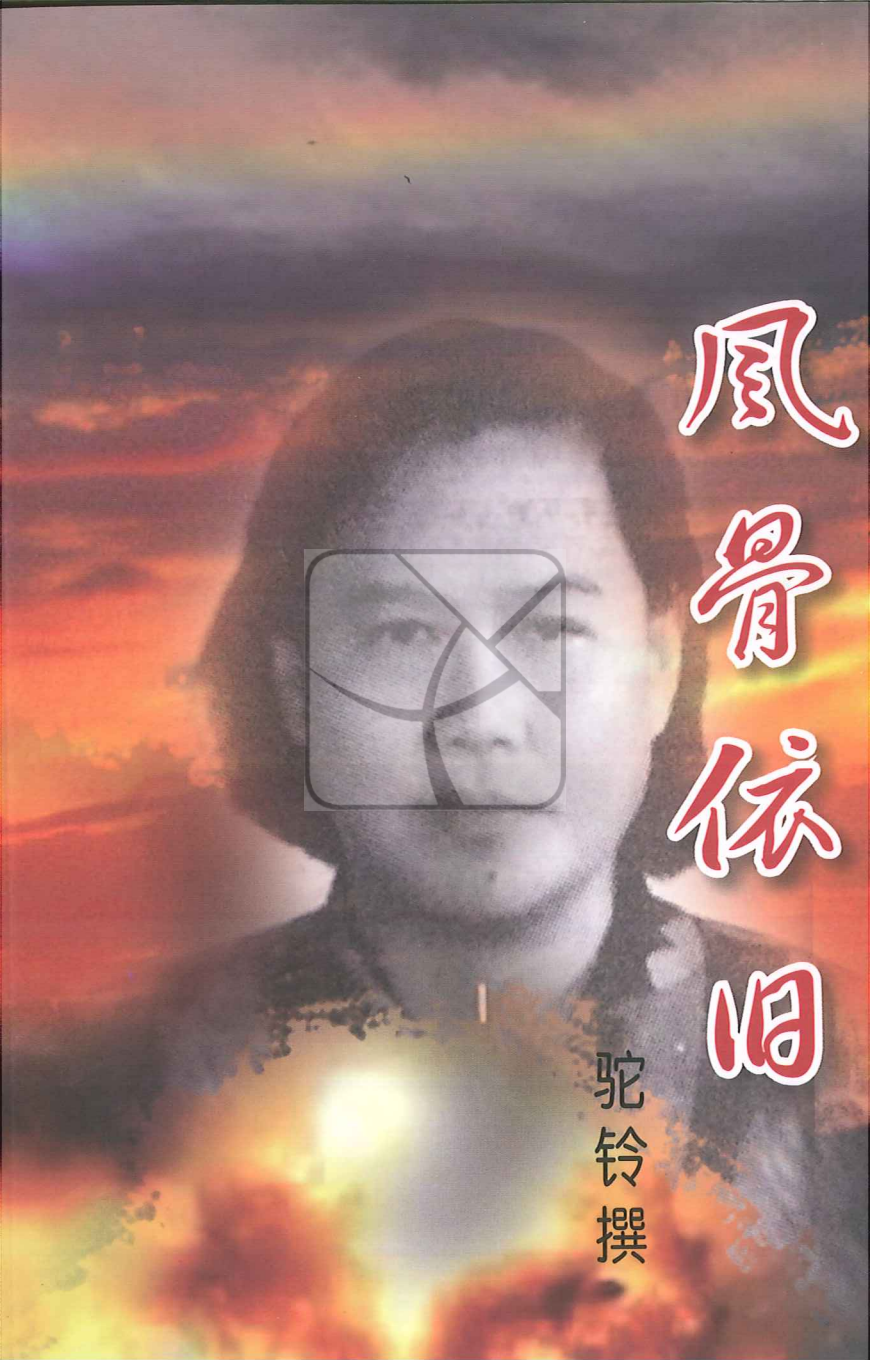




# 風骨依旧

驼铃撰



军事教练李先（伍南）



区委吴建（卓伯）



副连长张玉兰（碧莲）

# 風骨依旧



驼铃撰



文运企业出版

燕子飞过高山大河  
也只有一声唧



——驼铃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Tuo, Ling, 1936-  
Feng gu yi jiu / Tuo Ling.  
ISBN 978-983-2344-90-2  
1. Chinese poetry. I. Title.  
895.11008

## 風骨依旧 fēng gǔ yī jiù

- 作者 : 驼铃  
打字 : 罗良凯  
图照 : 封面及内折取自《葵山英姿》原著  
封底内折作者照罗良凯摄  
出版 : 文运企业  
Gerakbudaya Enterprise  
2, Bukit 11/2,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gerak@gerakbudaya.com  
www.gerakbudaya.com  
承印 :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58 9211  
美术设计 : 叶玉佩  
国际书号 ISBN : 978-983-2344-90-2  
出版日期 : 2017 年 7 月  
售价 : 马币 RM15.00  
版权 : 作者所有

# 绪言

细读《葵山英姿》觉得那是一段血迹斑斑的历史，而今世人却一无所知。一时心血来潮，决定以最浅白最简短的字句，再现那些震荡人心的情节。是诗非诗，并不在乎。只要读者能从而领会：卑微人物的高贵节操，我也就心满意足。

1.

大平大直弄  
突然一阵轰隆隆  
那长长的板桥上  
欢欣奔跑的群童  
一时都被  
这无端响起的炮声  
吓得惊慌失措  
玉兰她也只记得  
是父母拽着  
逃出这个  
硝烟弥漫的渔村

2.

老幼三人  
躲躲藏藏  
终于来到  
江沙打石港  
一时乡音盈耳  
同仇敌忾  
从抗日  
到反英  
一心一意为党军  
不论入山伐木

还是割胶种菜  
粮食情报随身带  
无奈何广仔  
脑袋长反骨  
不惜大出卖  
男人被捕下狱  
房舍付之一炬  
妇孺只好  
四处寻求庇护  
枪托到底  
硬过血肉之躯  
爸爸释放回来了  
却不时手按胸腹  
呕出一口又一口  
没齿难忘的鲜红  
妈妈要割胶  
她日夜守候  
小小年纪  
忧心如焚  
然而爸爸  
终究闭上了眼睛  
试问谁能不生恨  
除非不是人！

3.

只要土地在  
客家人  
便能活下来  
打石港毀了  
转到玉记园  
照旧割胶种菜  
革命的烽火  
也跟着蔓延开来  
同志在屋里开会  
她在小路口放哨  
更为匪夷所思的  
是她竟然  
一手抓车把  
一手捉车杆  
踏半边单车  
暗地里运粮  
时年  
不过十一岁

4.

虫鸣唧唧的  
胶林深处  
天都快黑了

还不见接头人  
群蚊欣喜若狂  
肉嫩血又香  
就是死在掌下  
也心甘情愿  
吓得她  
浑身哆嗦  
哭  
未免懦弱丢脸  
喊  
又害怕敌人听见  
焦灼间  
背后一声  
“傻孩子  
把单车放倒  
解开绳子  
留下米袋  
即刻走开  
呆在这里  
等红毛兵捉啊”  
这运粮的第一课  
今天回想  
仍然不禁心酸  
妈妈知道了  
立即把她送往

瑶伦镇上的伯父家  
立意要她  
先把书读好  
粮供的任务  
自己扛起来

5.

知人知面  
不知心  
玉记园的  
管工孟加里<sup>[1]</sup>  
还有两户好邻居  
原来都是奸细  
一被消灭  
随即戒严  
一天二十二小时  
不迁居只有饿死  
空置的公司宿舍  
周围自建的茅屋  
一一被化灰  
怎奈园外还有村  
军民鱼水情  
当中不乏子弟兵  
那夜三更  
部队背来伤兵  
入村求助

这家送饭  
那家送药  
落难者  
突然翻脸  
面对者  
当场被捕  
原来是一干特务

6.

一时风来一时雨  
陡然一声雷  
宣布全国建新村  
其实就是集中营  
为了搭房子  
母亲再也付不起  
她的学费  
从此半工半读  
既帮母亲割胶  
也参加地下斗争  
为解放军  
收捐买药送信  
一天回家路上  
突然被令  
搁下单车与胶桶  
道是文山同志被捕  
必须马上避风头



一伙四人  
由领导谢克坡  
带入胶林野地  
餐风宿露  
蚊虫肆虐  
玉山高烧不退  
只得送院就医  
为安全计  
其余只好撤往  
革命基地  
沙雍的马来农村  
个个穿起纱笼  
躲入浮脚楼上  
换了铺盖的闺房  
既高枕而卧  
又天天接受  
贵宾似的待遇  
感恩之余  
她也深为迷惑  
为何另一边厢  
偏偏挥舞巴冷刀  
要排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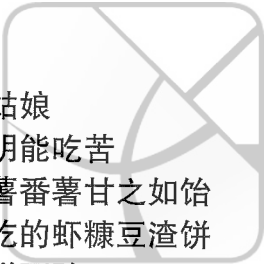
7.

文山虽然年轻  
却挺住了酷刑  
曾经转移的同志

又分别回到原处  
负起地下任务  
就是万料不到  
治好疟疾的玉山  
却恩将仇报  
设计让敌人杀了  
自己的领导克坡  
情势急转直下  
她和妈妈  
晚上屋里谈话  
被窃听  
白天行动  
步步被跟踪  
组织让她作抉择  
上山从军  
或抽离险境  
上怡保读书  
以退为进  
母亲说  
好好考虑  
可能扛不动枪  
拖累部队  
被战友埋怨  
伯母另有高见  
道她今年十三岁  
就坐牢二十年吧

到时不过三十三  
如果成功解放  
她也可论功行赏  
想想  
如果人人都这样  
避重就轻  
如何壮大解放军  
她终于挥泪告别  
相依为命的母亲

8.



小姑娘  
分明能吃苦  
木薯番薯甘之如饴  
猪吃的虾糠豆渣饼  
一样下肚  
炒谷糠冲水加糖精  
竟形容为“美禄”  
为何总是避见首长  
原来遇到领导  
必须立正致敬  
这个规定  
让她深感造作  
而害臊  
政委竟也因此  
撤了这个老套

只保留在上操  
一显军威  
难得心灵的纯真  
遇上领导的智慧

9.

小姑娘的母亲  
被递解出境  
因为从脚底袜子里  
搜出一张小纸条  
从此少了  
米饭的供应  
买谷糠者  
并未养猪  
接着也被捕  
今后如何是好  
讨论后决定  
与其如此可怜兮兮  
等待救济  
不如主动出击  
领导于是  
写了一张欠单：  
我军决定买下  
这一卡车货物  
价值待估  
人民民主共和国

成立时凭单兑现  
霹雳第五支队  
第十一独立分队  
政委张彬签  
某年某月某日  
纸末附言  
我军缺钱，抱歉  
怎料强购而来的  
不过是一车饼干

10.  
第八支队  
司令叛逃  
麾下十五人  
枵腹来投靠  
众口嗷嗷  
那一卡车饼干  
也应付不了几天  
与其坐以待毙  
何妨重施故技  
再行借粮  
这回不但把机枪  
架在车头上  
还让大红军旗  
迎风飘扬  
战士们情不自禁

一路向街边群众  
挥手致意  
原来这里是  
南部商家  
从槟城输入  
米粮杂货的要道  
一时犹如发现了  
新生的曙光  
岂料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英军突然下令  
运货卡车  
必须排队等候  
装甲车护送  
要骑劫  
便得火拼  
小姑娘至今  
分配不到一杆枪  
强弱心知肚明  
硬干绝对不行

11.

街道上  
黑布白字  
突然横空吊起

左：杜绝粮供  
右：饿毙共匪  
当中一幅骷髅  
有眼无珠  
却日夜瞪着市民  
唯一生存之道  
把队伍化为小组  
各自寻找  
野果野菜果腹  
野果原为鸟兽食物  
人吃可能中毒  
栗子与老鼠果  
形同而实异  
野菜难吃  
而且可遇不可求  
从瑶伦这一头  
到双溪罗丹那一边  
几乎被同志  
採完踏遍  
终究不得不再  
冒险到白区求援

12.

队名碧莲的小姑娘  
分派到木歪伐木场  
参与开辟

供粮的新区  
带路老兵周明  
虽有一杆来复  
正副中心  
刘秀珍与王玉玲  
却只佩带曲尺  
梁英与碧莲  
更是手无寸铁  
一伙五人  
翻山越岭  
待见到了伐木者  
却道木歪居民  
买米一样受限制  
只能供应  
豆类或花生米  
真是出师不利  
支持者随即被捕  
伐木工友因此  
纷纷躲避  
周明悄悄地  
向小姑娘强调  
形势严峻  
年轻的生命应珍惜  
岂料碧莲她  
竟然不为所动



这唯一  
拥有长枪的带路人  
终于伺机撒下四个  
世称弱者的女子  
只身投奔敌营  
原来的住点  
顿成危境  
非立即撤离不行  
然而  
虽记得来处的方向  
却认不得走过的路  
既无罗盘  
太阳又将下山  
怎么办？  
只好换个住点  
再作道理  
真快，凌晨四点  
大炮便开始轰击  
漆黑的山林  
在闪闪炮火中  
把仅有的各类豆子  
煮成三咯<sup>[2]</sup>半干粮  
赶在天亮就下山  
好向伐木工人问路  
第二天夜里  
终于越过

公路和胶林  
再次进入大青山  
从此看着  
朝阳和落日  
行行又停停  
遇到峭壁阻拦  
只得兜兜转转  
有时走了一天  
又回到原点  
花时间  
又白费力气  
省着吃的干粮  
纵然已经发霉  
也不丢弃  
从第十天开始  
只能时而以糖精  
泡水充饥  
时而盐巴加热水  
暖一暖肚肠  
腿脚越来越沉重  
走几步便得休息  
一只小蜥蜴  
来到碧莲面前  
好奇地停下脚步  
悄悄向她注视  
抓呀！

尽管没有多少肉  
也好过如此捱饿  
她缓缓站起  
小家伙也跟着  
移动几步  
她扑了过去  
却再也站不起来  
逃脱的小家伙  
竟然回过头来  
向她瞪着  
揶揄的目光  
秀珍扶起了她  
她却站不住  
因而只好让她  
重新靠着石头休息  
她忽然记起  
年前在瑶伦森林  
大石旁  
捉到的那一对  
交配中的大乌龟  
固然没有多少肉  
但吃得彻底  
龟骨龟甲龟板  
敲碎捣烂  
竟夜熬成膏  
一组三人连吃六餐

个个腿脚顿时上劲  
缺德  
固然缺德  
她还是望了望  
巨石左右  
没有  
什么也没有  
那山珍  
到底可遇不可求  
只好依旧靠着  
糖精和盐巴  
半走半爬  
第十五天  
终于像蜗牛  
回到了家  
然而  
营盘搬空了  
贮藏物资的林子  
也烧光了  
显然  
周明比她们  
到得早呀  
同志们呢  
四顾茫然  
一天又一天  
直到第十八天

才瞥见  
两个同志的窥视  
原来  
周明率领女同志  
弃暗投明的传单  
早由飞机撒遍森林  
伐木者见过  
民运工作者读过  
部队政委研究过  
道是必须小心调查  
待调查清楚  
我们都饿死啦  
从来不落泪的碧莲  
一语未毕  
已然泣不成声  
众同志蜂拥而上  
但除了握手  
却不知该如何抚慰  
这些忠贞的灵魂  
就是今天  
既无党史记载  
也不见谁曾经谱写  
这斗争的奇迹  
这旷世的悲情

## 13.

据说双溪罗丹  
民运工作顺畅  
住点不乏白米饭  
为了让她养好  
羸弱的身体  
再次由交通员  
带领前行  
四天后来到了  
那里的民运中心  
方才填饱肚皮  
便出动运粮  
只因口渴  
想到小溪喝水  
而偏离了  
敌人设下的埋伏圈  
突然一个洋丘八  
挺身举枪  
中心刘阿琼发现  
立即下令开火  
碧莲没有枪  
只能躲在  
橡胶树头后面  
让阿琼和阿木  
靠在自己身边

短枪和长枪齐发  
敌方立刻以机关枪  
密集扫射  
迸起的枯枝碎石  
打在身上脸上  
火烧火燎地疼  
她以为中弹  
用手摸过  
却不见血迹  
时已黄昏  
她们一撤退  
敌人立即追逼  
她们停下对峙  
敌人跟着停步  
同时喊话：  
投降不死！  
阿木冒火  
又连连射击  
就这样且战且退  
对方显然想要活口  
眼看就要被追上  
碧莲从树头捡起  
一个树胶杯  
权充手榴弹  
向坡下掷去

趁追兵伏下的  
那一刻  
一个劲冲上垄顶  
一众退入山林  
摸黑回到住点  
虽然何阿木  
在她耳边开的枪  
把她的耳鼓  
震得嗡嗡价响  
她仍然急切地  
等候失联的  
阿富同志归来  
然而  
夜等日盼  
直到恢复听觉  
才惊悉阿富  
已经牺牲  
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的事实  
清楚地摆在面前  
她从此精神抖擞  
不再幻想

14.

为了果腹



他们曾经在  
所谓“芭洋”的  
内陆沼泽  
彻夜潜行  
水天一片茫茫  
倏地头上  
划过一颗照明弹  
告诉大家  
此处绝对不可留  
次日转移到茅芭  
也一样幕天席地  
全无遮拦  
哨所只好设在  
鹤立鸡群似的树上  
碧莲生害恐高症  
却认定这是自己  
克服弱点的时机  
双眼半开半闭  
却不忘四面窥觑  
风来了  
便紧紧抱住  
摇摆的树梢  
日有蓝天白云  
夜有朗月疏星  
她说  
诗情画意的境地

却隐藏着  
革命志士的杀机

15.

在茅芭里藏匿  
只缘看上  
邻近一片  
农人遗弃的园地  
尚未成熟的  
香蕉和木瓜  
然而  
没油没盐  
只好煲个稀烂  
吞咽不难  
肚痛拉稀  
叫人心寒  
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罢  
数十人的嘴巴  
不久便吃完了  
那一地  
残留的东西  
到头来只得  
再次退入深山密林  
寻找野果野菜充饥

看着战士们  
个个面黄肌瘦  
来自万浓的政委  
心疼如刀刻  
终于决定率众投奔  
区委吴建的营地  
这里一向精兵简政  
原本充足的粮备  
也终于左支右绌  
众人不得不  
再四处寻找  
野果或野菜  
动刀动斧砍伐  
山椰心桐檬心<sup>[3]</sup>  
来自邦咯岛的阿垒  
尤其卖力  
一个错误的判断  
被藤蔓阻拦的  
桐檬树干  
突然倒在他身上  
虽然不死  
却扎了一身毒刺  
当时碧莲是  
营区唯一的女性  
也是唯一的

医务员兼厨师  
除了侍奉茶汤  
也为他拔刺疗伤  
阿垒无以为报  
但说自身经历  
作为勉励

16.

阿垒问她  
是否知道  
邦咯的海上游击队  
为何销声匿迹  
成员二十有余  
而且武器精良  
包括轻重机枪  
交通工具却只有  
四只手划小舢舨  
速度远不如  
敌人的巡逻快艇  
因此一直被困  
港汊红树林  
到头来  
办不了事情  
为了实事求是  
终于解散组织

武器悉数移交  
双溪罗丹同志  
他随后被派往  
福州老乡称为  
“山低地”的  
三条路“芭洋”  
只见水边  
亚答屋长又长  
米粮枪械堆满仓  
人人都以为  
山高皇帝远  
林荫竟然踏出  
一条明晃晃的路径  
亲人的到访  
更引来了一个  
卖豆腐的小贩  
自以为是延安  
也就不拒  
阶级友好的盘桓  
一天清晨  
突然枪声兼喊话  
“丢枪不杀！”  
长期的安逸  
造成了  
危机意识的麻痹  
既不安警戒

也没有  
随时迎战的准备  
指挥一面还枪  
一面下令分散撤离  
阿垒他  
原本深谙水性  
自然地纵身水里  
悄悄潜至  
水草丛生处暂避  
这一被动之战  
不但平白牺牲了  
三个同志  
也失去了大量  
武器和白米  
营盘继而  
被夷为平地  
数十人之众  
化整为零  
从水乡  
再次转移到  
双溪罗丹山林  
跟随吴建前辈  
学习那  
神出鬼没的  
森林游击

17.

为了集训  
吴建与林水  
率领部队来到  
以李华为中心的  
民运单位  
等候迎接  
第五支队司令  
张佐的光临  
碧莲在这里  
见到睽违多时的  
两位女同志  
一时就像春风  
吹进了严寒的境地  
除了互诉  
女性在部队中  
尴尬的处境  
也为诸多战友  
壮志未酬的讯息  
唏嘘不已  
难得张佐等人  
及时出现  
重新燃起了  
希望的光焰  
他们带来一批

子弹和新的枪械  
也带来区委孙阿布  
这位新的领导  
关心每一个战士  
几至于解衣推食  
女同志需要的东西  
他也一样办到  
他认真执行  
组织的决策  
一手抓生产  
一手抓群众工作  
既批准射击鸟兽  
也教导装吊设陷阱  
并在深山开辟农场  
栽种短期作物  
诸如瓜类与蔬菜  
辅助民运  
出现困难时之需  
碧莲说  
这人人尊敬的领导  
后来竟在埋头  
写工作汇报时  
与助手秦方  
双双被敌人的冷枪  
击倒于农场  
写到这里



不禁想起  
咱实兆远的  
革命志士孙振武  
至今音信全无  
莫非就是  
这位孙阿布？

18.

双溪罗丹有  
吴建和孙阿布  
生产与群众工作  
都顺利落实  
半年后  
来自瑶伦的同志  
又调回家乡  
加速政策的推展  
一号农场  
已然一片绿油油  
二号农场  
砍倒的树木  
也已经干透  
开辟了三号农场  
回头便点火烧芭  
柴干  
又逢西南季候风  
火势一发不可收

熊熊烈焰  
浓烟漫天  
侦察机一去  
迫击炮便来了  
指挥林水  
却淡定自若  
道是敌营远着  
步行两天到不了  
且退入密林住点  
煮饭做菜  
饭后好好睡一觉  
明早再来收拾  
烧不完的枝干  
堆垒烧成肥  
将来下种  
自有丰收  
大炮是盲目的  
只有倒霉的人  
才会碰到  
然而半夜  
炸弹的巨响  
虽不致地动山摇  
却叫大家睡不了觉  
林水也终于同意  
暂时放弃  
真枪真炮

容不得他轻忽玩笑

19.

数月后

吴建为民运工作

途径三号农场

发现大片林木断折

满地大小弹坑

同行的陈秀好奇

滑下一个坑湖

伸手竟然摸不到

坑上的地面

只好用随身携带的

巴冷刀

在泥壁上挖洞

踏脚爬上来

原来敌人

竟然用了子母弹

吴建看得仔细

他说地上有鞋印

还有空的食品罐

远处把麻树上

仿佛还吊着

一顶白色降落伞

随行者好奇

且行且眺望

结果个个喜出望外

都说没错没错  
是好东西  
陈秀身手健  
再次由他攀着野藤  
上去把降落伞拉下  
意外的丰收啊  
除了军用罐头  
格叻叻掉了一地  
这一顶伞  
用处可大了呀  
碧莲从此有了  
一件轻柔的夹被  
再也不必因为纱笼  
蒙得头来盖不到脚  
而冻得不能安睡  
一个月后  
拆散的伞布  
终于缝成了  
全体同志每人一套  
染成深绿的军衣  
碧莲说  
一穿上身  
便觉得特别温暖  
对这几位  
路过的前辈  
除了感激  
更心生敬意。

20.

1955 年的一天  
单位领导高金明  
突然发下命令  
碧莲你听着  
我们要到双溪罗丹  
出席党员大会  
你们五个年龄不足  
暂时还不能入党  
你的年纪最小  
但是队龄最长  
经历的考验也最多  
现在我委任你  
带领她们四个  
看好农场  
做好工作  
碧莲不敢推辞  
就是浑身发抖  
五个人没有一杆枪  
连手榴弹  
也没留下一颗  
敌人来了怎么办  
为了安全  
大队一开拔  
五个娃娃兵  
当夜便撤离

农场边的原住点  
隐蔽在远处的密林  
天亮才出动  
三个回去农场  
继续进行开垦  
两个潜入农村耕地  
寻觅番薯藤木薯梗  
大约三个星期后  
侦察机突然出现  
她们只能一动不动  
躲藏在林荫  
听着盘旋于头上  
那轧轧的机声  
预料迟早  
要面对围剿  
战战兢兢又三星期  
出席大会的同志  
终于回来了  
然而  
才放下不安的心  
还来不及高兴  
另一个重任  
又压下来  
就是要她  
单独守护  
因伤瘫痪的吴阿林

她忧心忡忡  
万一敌人冲进  
这养伤的点  
自己肯定  
背不起这同志逃生  
而身为革命者  
又怎能束手就擒  
如何是好？  
左思右想  
终于下定决心  
把锄头带在身边

21.  
幸得吴建按期巡访  
及时提出了  
经验总结  
侦察机频频出现  
接着必有一番轰炸  
最后步兵入山搜索  
因此  
农场必须放弃  
伤者应由  
拥枪的  
指战员护理  
按部就班  
转移远处山头

观察敌军动向  
吴老果然神机妙算  
不久便大炮轰鸣  
劝降飞机头上盘旋  
直呼张玉兰  
吴慧娟还有彭思燕  
说是好友某某  
正等着  
你们弃暗投明  
由于没有反应  
入夜终于掀起  
连番的狂轰滥炸  
次日午后  
他们突然发现  
对面山上  
猴子的惊叫窜逃  
注意一看  
一道由小树摇动  
造成的曲线  
正缓缓地往下探  
目标显然在于  
相对的峡谷这一边  
战还是退  
领导认为实力悬殊  
打这不必要的  
不利之仗



只有浪费子弹  
根本就无谓  
退  
远远地退  
再到江沙  
火车站后面的山头  
那里一直是  
获取物资的  
可靠民运中心  
噢，这可得  
摸着石头过大河  
再跨越车辆穿梭的  
联邦大道  
沉甸甸的背包压着  
起起伏伏  
争分夺秒地闪过  
艰辛自不待说  
万一踩到蚂蚁窝  
也得噤声忍受  
玉兰带着微笑说

22.

火车站后的山头  
敌人为什么不巡逻  
原来遍山不见水源  
根本是

活不了人的地带  
碧莲说  
由于饥渴难耐  
一洼野猪为了消暑  
刨掘出来的浑水  
竟被同志们  
掬饮而尽  
哪管什么大肠杆菌  
什么赤痢或白痢  
一切听天由命  
煎熬中  
等待再等待  
民运同志终于送来  
急需的粮药  
大伙于是再次摸黑  
从加地集中营边  
蹑手蹑脚而过  
最怕是狗吠  
引来照明弹的威胁  
可怜吴阿林  
还在瑶伦山中  
等着救命  
捱饥受冻  
日夜潜行  
方把粮药送到  
伤员住点

汗湿的征衣  
还来不及脱下  
大炮又在四周轰鸣  
把大树当掩体  
炮弹就在树顶开花  
一身热辣辣的发麻  
还以为完啦  
原来是被断枝  
砸了呀  
形势危急  
不得不再次转移  
匆匆把吴阿林  
抬进石洞  
一桶清水  
就放在他身边  
叫他自理与忍耐  
道是大伙被迫撤离  
这一迁再迁的住点

### 23.

被打散的七人小队  
汇合时却少了李贤  
他本是猎手  
时当尖兵  
识途老马  
居然回不了住点

愁云惨雾中  
突然传来  
咯咯咯的暗号  
不得不小心侦查  
原来是失踪的林水  
带来了救星孙阿布  
这区委当机立断  
一面派林水等人  
摸黑把伤员背回来  
一面批判高金明  
罔顾同志的安危  
只管自己逃命  
被批判者不服气  
但事实证明了  
批判者所言不虚  
吴阿林背回来了  
只见气若游丝  
奄奄一息  
队长曾紫华报告说  
多亏孙同志到得早  
迟一天恐怕救不了  
我们在一个石洞口  
轻呼他的名字  
却没有回应  
想他也许睡着了  
歇一歇

提高声调再叫  
还是毫无声息  
正当怀疑  
是否找错地方  
突然隐约听到  
洞里铁桶的声响  
原来他已经  
没有力气张大声门  
但求生的欲望  
却叫他抓紧生油桶  
倒掉剩下的水  
然后往石壁  
敲一下停一下  
而终于传达了信息

24.

碧莲说  
人的生命力  
真神奇！  
因枪伤而瘫痪  
又在战火中  
不断转移  
饥寒交困  
一年有余  
抬出石洞当晚  
眼睛半闭

又不能言语  
眼前不过是  
皮包骨的饿殍一具  
为了负起责任  
她总是含着泪  
耐心地将米汤  
一滴一滴  
注入他嘴里  
然后轻轻洗净  
腐烂的伤口  
敷上阿布带来的  
新药  
吴阿林果然  
一天天好起来  
不出一个月  
竟又是一个  
蹦蹦跳跳的汉子

## 25.

农场屡屡被摧毁  
渔猎也难保有收获  
民运工作者  
最常光顾的是  
加地集中营  
只有一层铁蒺藜  
在偏僻处剪个洞儿

便可把粮油物资  
交给外面的同志  
那天夜里  
五个同志依约  
摸近铁蒺藜  
发觉营内情况有异  
不但黑灯瞎火  
也不闻童稚的笑闹  
中心高金明  
指示她们三个  
不带枪的女同志  
停步静伏  
待他与杨天平  
前往侦查  
道是如有敌情  
当有口琴的声音  
如今虽无这暗号  
也不得不小心  
碧莲说  
她们还没找到  
适当的掩蔽点  
密集的排火  
倏地狂风暴雨般  
横扫过来  
三人只好爬着撤退  
退一程等一阵

等两位  
持枪的同志会合  
无奈天黑路不熟  
天都快亮了  
才到达大河边  
原来杨天平  
早在哪儿等着  
急问为何不见  
高领导  
道是自己在前  
他在后  
也许老马识途  
早已到了住点  
然而  
连影子也看不见  
几天后  
劝降机  
终在头上盘旋  
你们的领袖高金明  
已经被我们消灭  
张玉兰吴慧娟……  
赶快回头吧  
白白丢了  
年轻的生命  
可惜呀！  
杨天平一时气愤



举起马枪要射击  
梁英赶紧阻止  
说你应该知道  
卡宾能打多高  
不要浪费子弹  
又暴露了目标  
报仇三年五年不迟  
何必急于一时

26.

他们不得不  
转移阵地  
到瑶伦集中营  
碧莲说  
那是她的家乡啊  
虽说家破人亡  
同屋居住的  
陈开夫妇  
还有佛胜伯母  
都是她怀念的人  
然而她只能  
在暗中进行  
运粮工作  
什么人间亲情  
都只有记在心头  
这集中营

防守工事严密  
三层铁蒺藜  
中层还通了电流  
触电身亡也罢了  
引起的呜呜警报  
那才震得人们心慌  
难得同志有胆识  
悄悄在僻处  
掘了一条壕沟  
让米粮从通电的  
铁蒺藜底下过  
然后大包小包  
一一抛出  
第三层铁蒺藜  
一队五人  
全听林水指挥  
碧莲是这里的老乡  
因此身处第一线  
一切行动  
跟随探照灯  
转动的规律  
时出时避  
安危间不容发  
正当紧张而忘我  
突然来了  
一包超重的

她一个接不稳  
被三角铁钩破  
撒了一地白米  
既难于收拾  
又不容拖延时间  
大伙只得匆匆撤走  
这一回固然丰收  
短期间  
却干不了第二宗

27.  
停下民运  
恰逢收割季节  
一号与二号农场  
尽管曾经敌人  
肆意践踏  
却始终毁不了  
鸭脚粟的草根生命  
眼前依然是  
黄澄澄一片  
弯着腰  
等待主人收割的  
谷穗儿  
还有马永平同志  
在伐木场空地上  
埋下的种子

也结出了  
满山肥硕的  
苦瓜与南瓜  
看似从此不愁  
食粮的短缺  
但为了长远计  
依旧天天杂粮饭  
尽量把白米  
加以埋藏  
碧莲形容  
真是难得的  
一段欢乐时光

28.  
接替高金明的林水  
安排她和吴慧娟  
跟随他到一处  
新的伐木场  
作宣教建立关系  
那天黄昏  
假借预备晚餐之名  
把她支开了  
碧莲说  
一时不疑有他  
就回到住点溪边  
洗米准备下锅

突然传来了  
碧莲碧莲  
快来救我的哭号  
跟着是  
砰砰的枪声  
电光火石之间  
记起了那家伙  
平日的轻薄  
和慧娟的一再  
公开心中所爱  
莫非他想  
横枪夺爱  
上前么  
万一他兽性发作  
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自己  
这样的牺牲  
值得么  
不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实情  
又怎对得起良心  
这条路日后怎么走  
她于是  
一个劲冲到  
一棵大树后  
只见慧娟

正在魔掌中挣扎  
千钧一发呀  
自量不自量  
都得开口  
同志冷静呀  
把事情  
交给党安排吧  
回答又是一声枪  
随之大喝  
给我滚！  
多管闲事  
看我收拾你  
好，你也放手吧  
碧莲说无奈呀  
他竟然冥顽不灵  
开始他  
数三声的限令  
当他缓缓数到二  
她只好吊高嗓喉  
喊了声  
慧娟你保重啊  
便转身奔向住点  
拿起背包拔步就跑  
晚餐么  
哪还管得了？

29.

碧莲说  
脑海泛起了  
种种罪恶的联想  
这恶棍会不会  
因此叛逃通敌  
追杀同志  
她显然必须  
以最快的速度  
把事情传达各处  
奈何这是她  
第一次走过的路  
那石那树  
都认不清楚  
而日又将暮  
自上队以来  
身边都有同志  
互相照顾  
而今单人独行  
顿时倍感无助  
然而  
事态严峻  
除了她  
谁也不知道呀  
天又黑得快  
三人共用的手电筒

却在那恶棍的手  
不得不在半山  
找处草丛避一避  
待天亮了再赶路  
可是心惊胆战  
既怕毒蛇猛兽  
更怕那恶棍的追踪  
彻夜未曾合上一眼  
天蒙蒙亮  
便又启程  
突然一只野猪豚  
就在二十米外  
翘着鼻子向她瞪视  
略一踌躇  
也就迂回而行  
手无寸铁  
万一遇上老虎黑熊  
怎么办  
因此战战兢兢地  
张大了眼睛  
莫非第六感  
一只大野猪的身影  
就在前方晨雾之中  
心头一蹦  
赶快转身逆风而行  
绕过这猛于虎的



庞然蠢物  
饥渴难忍还是忍  
一路磕磕绊绊  
终于午后回到  
瑶伦山林  
找过一个住点  
又一个住点  
有幸在第三个住点  
见到梁英和阿林  
已经背上背包  
正待出发

30.

林水腿脚健  
作为军事指挥  
早已踏遍瑶伦  
与双溪罗丹之间  
这一片山林  
紧急商议  
决定先到马永平  
新辟的住点暂避  
三人跋涉四天  
终于到达目的地  
就是始终未闻  
飞机大炮的声音  
一个星期过去

又一个星期到来  
毫无动静  
纳闷间  
伐木工人送来了  
林水的密函  
他自认犯错  
愿意接受处罚  
但求组织让他  
继续为革命工作  
马同志不予回答  
还叫大家退出住点  
暗中侦查  
不久阿林就发现  
只有两人同行  
背后并无敌兵  
十天后  
两人终于闯入住点  
凭他的游击经验  
立刻放下枪械  
高举双手呼喊  
道是真心诚意  
来归队  
不相信他  
可以审问吴慧娟  
在马同志的指示下  
众人同时

从各个制高点下来  
碧莲一个箭步  
冲到  
慧娟面前  
只见她眼泪汪汪  
语焉不详只顾道歉  
好姐妹  
害你受苦啦  
一直担心你迷路  
饿倒大森林  
碧莲倏地  
怒目转向恶棍  
对方到底能伸能屈  
立即俯首谢罪  
连声对不起  
事已至此  
除了理性的处理  
还能怎样  
一切据实禀报上级  
结果是  
摘了干部的头衔  
并开除党籍  
由于人才难求  
仍然保留队长一职  
而浑忘共产党员的  
强奸处死的铁纪律

最为痛苦与可怜的  
是吴慧娟  
爱人杨天平  
心生芥蒂  
一反常态  
对她不理不睬

31.

五年后  
组织发下  
一颗手榴弹  
叫梁英善加保管  
非紧急关头不动用  
三个人  
抓破头皮想不通  
到底要如何使用  
连日商议  
终于决定  
万一身陷敌围  
就三人抱成一团  
静待敌人前来  
同归于尽  
碧莲说  
这总比  
当俘虏受折磨  
强得多

吃了秤砣铁了心  
说的一点也没错

32.

潺潺霹雳河  
日夜向南流  
第十一分队  
三百五十余众  
分驻东西两岸山中  
连年折损  
存活已经无几  
突然东部  
又炮声隆隆  
而且经久不息  
莫非暴露了  
什么秘密的所在  
西部同志忧心如焚  
就是无从联系  
难得第十二支队  
适时传达了信息  
集合所有小队  
人人都要备上  
一个月行军食用的  
糖米油盐  
经过点算

原来这里仅剩  
区区二十二人  
然而个个兴奋不已  
想必是解放战争  
就要开打  
两个交通员  
却把大伙带到了  
太平山  
原来那里也有  
六位战士等着汇合  
开战么  
非也  
这是流落实天区  
北撤的最后一批  
九个区委  
在不断的围剿下  
先后捐躯  
东部机关队  
只得张佐与护兵  
成功突围  
碧莲说  
谁也没料到后来  
还能在边区的营地  
相见

33.

西线残余  
加上太平山六人  
交通员两个  
一行三十人  
颠沛跋涉二十天  
来到第一个交通站  
各人的干粮  
眼见就要吃完  
幸得交通中心刘山  
送来象肉干  
一方方硬邦邦  
怎么吃  
刘山说  
为了避免  
久藏遭虫蛀  
不得不彻底烘干  
如今只好  
先猛火烧开水  
然后小火  
再煲它几个钟头  
软了就用小斧头  
砍成小片  
焖花生或黄豆  
一为好奇想品尝  
二为节省身边干粮

同志们同心协力  
干了两天  
终于吃到象肉  
滋味如何  
大家都说不错不错  
碧莲心里明白  
猪的饲料  
虾糠谷糠都吃过  
相比之下  
当然好得很多很多

34.

休息一个星期后  
队伍又跟随  
另一组交通员  
翻山越岭  
而终于进入  
原始大森林  
这里的禽兽  
显然不曾见过人类  
一条巨蟒  
口吞黄猿慢慢蠕动  
奈何猿角撑着  
吞不下喉  
王庆一枪把它



从树腰射下  
一箭双雕算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丰收  
猿肉蛇肉  
竟然足够全体同志  
吃四天  
煲了胡椒的蛇羹  
香喷喷  
尽管有人不敢尝  
回头一滴也不剩  
碧莲她  
连那一张皮  
也不舍得丢弃  
烫过开水刮净鳞  
切成小片炒胡椒  
收着配饭  
没想却因此  
出现了奇迹  
多年的皮肤病  
竟然不药而愈

35.

从一个交通站  
到另一个交通站  
少说十天八天  
粮食一路补足

背包总是沉甸甸  
攀巉岩  
跨藤芭  
钻竹林  
碧莲说  
割伤流血  
都是等闲事  
赶上队伍最要紧  
大伙终于来到  
仁丹休息站  
大小亚答屋  
一座又一座  
屋内晾着旧衣裳  
地上尽是空瓶罐  
牛奶罐  
美禄罐  
还有牛肉汁小圆瓶  
同志们看傻了眼  
慧娟不禁大胆问  
怎会有如此富足的  
物质享受  
交通中心春光答  
其实也并不常有  
这都是过年时  
群众对部队的犒劳  
碧莲一时感慨万千

上队五年从来不曾  
庆祝什么节日  
就是农历新年  
也忘得一干二净  
有一次一连七天  
胶园不见胶工  
伐木场也不见人影  
难道戒严要围剿  
怎又不见侦察机  
也不闻大炮响  
直到第八天  
伐木者开工了  
才知道人间  
依然有春节  
吃晚饭啦！  
这耳边的招呼  
终于叫她  
从沉思中惊醒  
啊这是什么米  
竟能煮出  
如此柔润的饭  
身边的同志说暹米  
接着还自言自语  
没鱼没肉  
光吃这饭  
直到共和实现

我都情愿！  
有人心急问起  
第十二支队的住地  
春光慢条斯理  
带笑回答  
不远了呀  
放心多休息几天  
司令部会派人  
来带路  
同志们顿时  
精神抖擞  
仿佛就要展开  
战斗

36.  
两个月后  
队伍终于进入  
勿洞的一个旧营地  
这里有个大操场  
备粮之余  
也想练好基本操  
与接受检阅的敬礼  
免得到时  
被司令看不起  
难得教官李先

本领依旧  
没几天便步伐整齐  
配长枪的举枪行礼  
带短枪的握拳致敬  
长年赤手空拳的  
三个女兵  
都是临行前夕  
获配一把短枪  
跋涉数月未曾动用  
领导吴建  
于是批准试枪  
碧莲手持左轮  
六发子弹全部扣完  
却无一发打响  
不禁一阵心寒  
过去如果要了  
这烂东西  
不是反而引来杀机

37.

第十二支队  
警卫员梁阿德  
匆匆来传令  
即刻收拾行装  
前去迎接刘司令

还说真是破天荒  
刘司令从来不见  
来来往往的战士  
不解为何  
对实天区的同志  
另眼相看  
这话引起了  
碧莲的兴趣  
双方终在途中相遇  
刘司令热情洋溢  
三十人的队伍  
从头到尾  
一一握手问候  
事毕退回碧莲身边  
再次对她微笑点头  
然后说明此行  
目的是到  
新的营房集合  
路径虽然崎岖难行  
但个个健步如飞  
只有碧莲她窝囊  
竟在涧中青苔石上  
颤巍巍地迈不开步  
刘司令伸出  
白嫩的手臂  
一把拽过来

碧莲好奇  
莫非女扮男装  
不禁多看几眼  
然而会议一开始  
她便大失所望  
刘司令清楚地说  
环境有变  
不得不放弃战斗  
转而在这异国他乡  
搞群众工作  
养精蓄锐  
等待时机  
打回老家  
这一番话  
就如一盆冷水泼在  
满怀激情者的头上  
几个女兵  
更悄悄掉泪  
刘司令看在眼里  
不得不揭开闷葫芦  
姜行动  
接着星行动  
我霹雳东线  
几乎全军覆没  
现在又发动

什么成功行动  
直逼北霹雳  
宜力的队伍  
启程慢了一步  
竟在途中遭埋伏  
而痛失两位同志  
难得我实天区  
全体安然抵步  
形势逼人啊  
为了聚合  
这微弱的力量  
为了保存  
这理想的根苗  
党因此作出了  
全面撤退的决定  
既然是党的决策  
还讨论来干什么  
有人口快直说  
刘司令不慌不忙  
道是必先寻求  
思想认识的统一  
才能有效展开工作  
要争取民心  
就得为民服务  
这里是



贫穷落后的村庄  
除了修桥筑路  
义务的听诊与治病  
也是村民  
永远感念的恩情  
刘司令对碧莲  
似乎特别钟爱  
会后即派她学医务  
碧莲不敢说不  
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阿南医生学习  
什么药注射皮下  
什么药注射肌肉  
什么药治什么病  
全以英文说明  
可怜她  
只在小学学会  
二十六个字母  
和几个单音字  
而今面对  
那长长的  
病称与药名  
她的困难和苦恼  
不言而喻  
为了革命

为了理想社会  
只得硬记死背

38.

实天区仅存的  
二十二名精英  
经过一番集训  
陆续调派各处  
为民服务  
改名换姓  
从此不许碰面  
碧莲向北走了四天  
终于来到探多县  
那里的工作  
五花八门  
除了按时  
为勿洞的同志运粮  
更要为那里的  
橡胶园主服务  
砍大芭种胶树  
除草和开路  
其实那是开疆拓土  
碧莲说  
我们人多气势壮

连老虎都吓得  
四面逃窜  
资本家偏以为  
我们是落难者  
正好剥削  
一日两餐不外  
廉价咸鱼蕃薯叶  
或且苦菜炒猪油渣  
有个同志发牢骚  
领导却说  
为民服务  
不该计较回报  
村中大户  
心里有数  
得寸又进尺  
后来连婚嫁的  
鸳鸯枕头  
洞房花门帘  
都交同志刺绣  
碧莲的正业  
原本针头儿一扎  
便了结  
现在却夜以继日  
赶针线活儿  
有人叹息

如此低声下气  
究竟是什么道理  
豁达者哈哈大笑  
说这是军民一家呀

39.

张佐突然到来  
传达精兵简政的  
退伍政策  
不论是老弱病残  
还是失去革命信心  
都要批准  
他们的退伍申请  
每人退休金三千铢<sup>[5]</sup>  
新的便服鞋袜两套  
还有旅行袋一个  
由地下同志带到  
适当的地方落户  
碧莲说  
她一时想不通  
为什么这样安排  
咱实天的  
司元和四川  
虽然年轻力壮

却悄悄地申请  
悄悄地离开  
只有林水来告别  
大好将才呀  
为何如此消极  
且听他说  
十年出生入死  
现在连党籍  
都不予恢复  
留下来  
难道还有什么前途  
我已经身败名裂  
碧莲，我们永远  
没有机会再见了  
说罢  
无限悲愤地  
转头便走  
是的  
他已经一无所有  
杨天平终于接受  
慧娟那一片真心  
她也因此为林水  
默默祝福  
希望他重新做人  
不是都说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岂知两年后  
这个大坏蛋  
竟然溜回马来亚  
到政治部指证  
吴慧娟的大哥  
还有多位地下同志  
曾经参加革命

40.

不久张佐又把她  
连同爱人王山  
一齐带往机关队  
说要王山当警卫  
她则协助文书工作  
也许是天意  
她竟在途中病倒  
只好留在勿洞就医  
这一留  
就留了三十年  
不但亲历  
斗争路线的演变  
也见证丧尽天良的  
内部屠杀事件

41.

为了解决  
维林胶园工潮  
张佐和林阿学  
再次来到勿洞  
被扣的老板陈维林  
态度自在而友善  
一口答应  
劳资五五对分  
生产利润  
张佐拟好协议书  
要他签个字  
他竟哈哈大笑  
道是君子一言九鼎  
哪里有这个必要  
就是走了和尚  
也走不了庙  
我的胶园  
都在你们的地头啊  
为了表达我对你们  
真心诚意的支持  
我将送你们  
一卡车粮食  
鱼肉大米一应俱全  
到时请派人

到园丘办事处搬运  
陈老板  
果然说到做到  
一面看同志们忙碌  
一面笑嘻嘻地吩咐  
三天后再来领取  
第二批  
碧莲说  
民运同志不疑有他  
欣然依约前往  
然而只走到半路  
便获得群众通报  
军警已经进入  
维林公司  
领队下令回头  
但乐观者仍然在想  
待敌人离开了再来  
不料  
敌人却在那里扎营  
后来才知道  
各处维林公司  
都一样驻军  
工运领袖被开除  
工友依旧受到剥削  
事实证明  
革命者多天真



资本家多狡狴  
两相交手  
一时实在难测胜败

42.

退伍者众  
今又四处受敌  
为安全计  
领导阿学决定迁营  
按常理  
野猪湖的分布  
应由远而近  
但设计者  
警卫长老黄  
却反其道而行  
由近而远  
碧莲说  
她一时不察  
竟在前往放哨路上  
误坠这  
同志挖掘的陷阱  
臀部腹部  
都扎了桐檬签  
当时她身怀六甲  
险些演成一尸两命

同志把她抬回营房  
由于缺了麻醉剂  
尽管咬紧牙关  
让医务员切割拔签  
还是痛得冒汗发抖  
领导阿学看在眼里  
随即交代医务员  
买饼干美禄和牛奶  
好让她补充营养  
东西买来撞上老黄  
他不屑质问  
一点儿皮肉之伤  
也用得着如此花费  
哼一声  
便把包裹攬走  
这无形的一击  
痛得比桐檬签之伤  
更深更久远  
没想世间竟有  
如此刻薄之人  
不都说革命者  
爱国家爱人民  
他老为何  
偏偏如此专横  
碧莲不禁陷入

不断的思索  
从而开启了人生  
由稚嫩单纯  
到稳步成长的过程

43.

选择退伍者  
越来越多  
阿学新建的营房  
变成这些人的窝  
拉帮结派搞对抗  
不守纪律不背粮  
喊打喊杀等遣送  
碧莲劝请稍安勿躁  
流氓本质即刻上面  
满怀愤恨似的  
口不择言  
你们是党员  
我们是党扁  
惹我们杀了  
那才贱！  
一切只能忍气吞声  
两年后  
该走的都走了

然而中途  
却也有两位  
受劝退伍的年长者  
去了又回头  
道是舍不得  
这份革命情谊  
决意为理想献身  
由此可见  
这退伍政策  
是去芜存菁的绝招  
也是坚持长期斗争  
无上的智慧

44.

切除腐败的机体  
便得忍受痛楚  
专注于手术的进行  
便疏于群众的联系  
待活下来了  
才发现反动势力  
已然乘机反扑  
民运工作者  
遭恐吓被离间  
从此不愿相见

部队只好委派  
刘富强陈晓峰  
和王山碧莲夫妻  
一组四人从头做起  
奈何都是新人  
对勿洞农村的情况  
一无所知  
只能四处探索求助  
遭辱骂尝闭门羹  
一村过一村  
来到维林公司  
他们竟然成了  
工友眼中的工贼  
说他们接受  
资本家的馈赠  
出卖了工友的斗争  
好啦这可是一个  
扭转劣势的机会  
承认错误之余  
不惜舌敝唇焦  
细加解释  
当时的情势  
与斗争经验的不足  
然而积怨太深  
一时根本改变不了

工友们的态度  
到头来只好  
脚踏实地  
为其他愿意接受  
他们的服务者  
割胶收胶和锄草  
也借机请对方  
帮忙买米买菜  
从而再造  
融洽的关系  
有一天  
泰军还在远处巡逻  
这里已经获得通报

45.

刚为民运工作  
建立基本脉络  
四人又突然  
被调回部队  
也就是热水湖  
巴列肚森林内  
充当边委  
阿凌的警卫  
一见阿凌爱人

大腹便便  
同志也就心里有数  
应尽的是什么任务  
勿洞早前是  
等待退伍者的窝  
现在是高干爱人的  
留产院  
这里华村多  
生了才有人接手  
凡事等因奉此  
一切照做  
就是不见  
一点儿欢乐  
怎料阿凌有能耐  
和颜悦色  
派人狩猎增粮食  
取消前此的  
一切无理克扣  
谈修养讲道理  
就像轻风细雨  
教人一身爽透  
一反前人  
狂风暴雨似的批判  
他有魔术般的语言  
能叫你倾吐

一切私心和贪念  
欢欢喜喜做个  
坦坦荡荡的人  
他向党中央建议  
机关报《火炬》  
辟设专栏  
让同志发表意见  
中央果然从善如流  
他鼓励碧莲执笔  
碧莲也不让他失望  
从此孜孜不倦  
认真学习

46.

对反动势力  
步步退让两年多  
突然传来新方针  
要重整旗鼓  
积极展开革命斗争  
阿凌领导的二区  
早有这思想准备  
立即召开群众大会  
镇压顽固反动分子  
组织港门公会  
共青团少先队



还有妇女会  
在各区中先声夺人  
获得十二支队  
司令部嘉奖  
窝囊区  
一跃而成  
先进区优胜区  
1963年12月  
中央为开办党校  
设置了大课堂  
夜间灯火辉煌  
数百名学员的坐位  
都照得通明透亮  
个个聚精会神  
观赏文艺表演  
聆听中央领导  
轮流讲演与训海  
碧莲终于看清楚  
在北撤路上  
另眼相看的刘司令  
并非女性  
而是地位仅次于  
阿苏阿成的阿石  
在集体操练中  
教练说她姿势威武

选她为“机准兵”  
担任仪仗队的旗手  
向各位检阅首长  
有板有样地  
致以忠心的瞩目礼  
碧莲从此全情投入  
革命的工作  
理论的学习

47.

党里的论资排辈  
无形中造就  
攀龙附凤的歪风  
年轻单纯的碧莲  
偏偏直来直往  
机关队的舞蹈班  
常邀她当临时补角  
奈何她生来不喜欢  
这所谓的肢体艺术  
提不起劲来学习  
碧莲说  
她只爱唱歌演话剧  
这就好啦  
阿焰的精心杰作  
《彭亨河儿女》

正待巡回演出  
文艺头艾力  
中委夫人阿敏  
随即邀她参与  
她表示不通马来语  
阿焰回说不成问题  
有人可以教你  
她又说事务太多  
除了每天上三节课  
警戒工作医务工作  
还有仪仗队的排练  
分身乏术啊  
这可惹火了对方  
告上了她的领导  
阿凌着了慌  
直斥她不识抬举  
太笨太笨  
但凭她的直觉  
这些人心计多多  
哪能是什么善类  
她不想接近  
更不想借此攀升  
但她不敢说出口  
傻乎乎地低着头  
阿凌拿她没办法

似乎却也对她  
另眼相看

48.

从党校学习回来  
阿凌趁热打铁  
随即动员二区  
仅有的十多个同志  
到各处农村举办  
短期的马列学校  
毛主席的文章  
《纪念白求恩》  
《为人民服务》  
是主要教材  
为了让群众  
有时间从容学习  
因此都赶在  
橡胶树落叶  
不割胶的时候上课  
那也就是一年之中  
最为酷热的季节  
运粮放哨免不了  
加上学员饭食炊事  
往往忙到三更半夜  
办完第四个农村的

马列学校  
碧莲夫妻双双病倒  
王山还可小步慢行  
碧莲却移不动腿脚  
阿凌当机立断  
派指挥刘文  
也就是当年  
仁丹的春光  
安排在民众家歇息  
然后到勿洞市区  
请来一位  
断疾如神的中医  
他说两人同患伤寒  
开了单方后又说  
女的肠子已经穿洞  
只可喝水不可吃饭  
耐心将养十天八天  
才有望慢慢复元  
这如何是好  
怎能如此长久  
呆在民家  
傍晚终于来了  
汤向阳与杨阿八  
他们带来便服  
叫夫妻俩赶快换上

道是要移到  
杨老的家  
王山一时惊慌  
忙问  
要不要走也拉公路  
当然要啦  
杨阿八笑着回答  
七条碑有关卡呀！  
你放心  
我会操小路绕过它  
这里显然是  
杨老的地头儿  
还担心什么？  
原来他家屋后的  
橡胶芭隐蔽处  
已经造了两张床  
并盖着防水塑料布  
要让他俩安身  
此后每天的  
汤药茶水和稀饭  
都由阿八或他家人  
按时送到  
然而后来  
不但恩情未报  
连他的一条命

都保不了  
碧莲不禁慨叹  
这教她情何以堪

49.

三十年边区的  
军旅生涯  
并非天天在研究  
革命理论  
或上操练搏击  
有策划的伏击  
意外相遇的交火  
虽然也都有过  
但生命的大部分  
却花在运粮藏粮  
搞文宣扩大影响  
以及在深山老林  
建设部队的基地  
先说到农村运粮  
来回一趟  
十天八天很平常  
搞文宣也不简单  
为了确保水准  
演技布景灯光  
一点不马虎

为了吸引观众  
舞台总是搭在  
大路旁  
观众多令人兴奋  
但也令人担心  
一张张陌生的脸孔  
是善是恶看不清  
演出时  
警戒不放松  
谢幕后  
便得赶紧收拾  
准备转移到  
远远的山头  
最最沉重的包袱  
莫过布幕发电机  
既是演员  
也是指战员  
更是搬运工人  
再累也得向前  
来到安全的山头  
往往都是  
三更之后的凌晨  
但在那  
重整旗鼓的年代  
就是这样



搞演出办马列学校  
一村过一村  
也从而吸收了  
一批又一批的新兵  
人多了  
营房的安全设施  
不得不讲究  
壕沟地窖的挖掘  
便成了日常的  
工作要务  
碧莲和她的同志  
就是这样  
三十年风雨与共  
就算理想终未实现  
也都准备埋骨青山  
哪会料到  
有和平下山的一天

50.

二区第八分队  
指挥部突然接到  
北马局命令  
建造一座  
有高围墙的屋子  
给到来执行任务的

中央领导居住  
如此高规格  
这领导是谁？  
陈平总书记  
还是党主席  
莫非有什么  
重大决策要宣布  
啊对啦  
被诗人喻为响雷的  
革命之声  
不是曾经广播  
要挥军南下  
遏止伪政权  
513 那天发动的  
灭族大屠杀  
好！  
赶快建起牌楼  
张贴准备战斗的  
标语与口号  
迎接英明领袖到来  
然而二区领导阿凌  
态度冷冷淡淡  
一语不发  
叫满怀热情的干部  
徐阿水和刘新

无从施为  
左盼右盼  
英明的人物  
终于2月22日来啦  
原来是  
本名陈凯的阿和  
带着十二人的卫队  
在八分哨所前的  
半坡上歇着  
等这里的领导迎接  
指挥刘文闻讯  
赶紧在大操场列队  
准备致以崇高敬礼  
文艺队也一如惯例  
手携红彩带  
准备一显革命英姿  
伟大的领袖  
目不斜视地直行  
仿佛不知那里有人  
指挥赶快喊口令  
立定！  
红绸舞曲的音乐  
也跟着响起  
停！  
但随即传来命令

全体到大课堂集合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个个面面相觑

51.

阿和开门见山  
说人多拥挤  
为了节省时间  
就不一一握手为礼  
由于多年未到此地  
许多新兵尚未识荆  
现在就请  
逐一自我介绍吧  
我叫杨阿八  
我叫徐阿水  
我叫刘新  
我叫志发  
同志们兴奋地  
向领袖行礼致敬  
卫队的十二双眼睛  
就如今天的电眼  
纷纷录下  
各人的形象特征  
阿凌心痛如刀绞  
原来总部的阿苏

早曾下令清除  
他口中的敌奸  
大小头目  
奈何调查所得  
都是忠心耿耿  
出类拔萃的干部  
因此不断与这领袖  
争辩研究  
眼前的卫队  
个个长枪兼短枪  
艾力与老韩  
腰间还挂着剑  
为何而来不说自明  
可怜同志  
竟然还无限崇敬  
其实这些东西  
就如牛头马面  
教人看了心寒  
2月26日终在营盘  
各处的小屋  
抓来九个  
所谓敌奸的头头  
绑手捆脚又蒙眼  
扣押在大课堂  
然后逐一推入

干部办事的小课堂  
秘密审讯  
碧莲也被分配  
看守这些嫌犯  
虽然接受限制  
不得与嫌犯交谈  
但同志发觉她来了  
竟边哭边喊  
我不是敌奸  
队长你要救我呀！  
尤其是郑小勇  
自己眼看着她长大  
但文艺头艾力一到  
便找碧莲她叙旧  
并警告她要小心  
小玲说这小勇  
是经过训练的敌特  
现在怎么办  
相信自己的眼睛  
还是艾力的情报  
嗯，自古有教训  
革命不能讲温情  
她终于横下了心  
其实  
她忙得团团转

哪有时间动脑筋  
换了班还得  
挑水给阿和冲凉  
杀鸡给阿和进补  
忙碌中却也发现  
自己受嘱监视别人  
原来背后也有人  
在监视自己  
真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万一行差踏错  
难免人头落地  
消息传来  
杨阿八徐阿水  
张天良和刘新  
还有郑小勇  
已经被处理<sup>[6]</sup>  
阿和说  
经过几天的观察  
发现这些敌特头头  
胆大包天  
竟准备向领袖射击  
现在给所有牵涉者  
自我交代的机会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大课堂里尽管  
从此人人自危  
但一个星期过去了  
却不见一个  
自动去交代的人

52.

阿和终于不耐烦  
一面叫艾力  
在政治课上施压  
一面传涉嫌者  
由他亲自审讯  
双管齐下  
效果果然不同  
不消一个钟头  
便搞定一个敌奸  
志发低着头  
从审问室走出来  
问他阿和说什么  
但红着眼眶摇头  
接着问罗小文  
一样红着眼眶摇头  
大伙忍不住追问  
他也只掉下一句



不能对人说  
碧莲终于见到  
她最钦佩的  
下属林晓燕  
晓燕一时忍不住  
失声哭起来  
道是必须自认敌奸  
表明愿意接受改造  
否则只好加以处理  
碧莲说实在不明白  
这是什么道理  
阿凌却二话不说  
叫她即刻拟好  
自白书  
让所有涉嫌者  
自己抄写  
并练习朗读  
准备逐一上台  
向阿和表白  
碧莲禁不住发问  
真的都是敌奸吗  
阿凌瞪着眼睛回答  
这么多的敌奸  
我们怎能活到今天  
保住他们的命再说

直腸直肚的碧蓮  
似乎也听懂了什么

53.

接下代写自白书  
这不可思议的任务  
心里从此忐忑不安  
面对的第一个  
名叫苏阿珍  
她气愤地哭诉  
什么水塘什么大屋  
我根本没见过  
竟说我曾经  
在那里接受训练  
队长您如果有怀疑  
就不该带我上山  
这叫碧莲如何下笔  
一时无计可施  
只好叫她回去课堂  
继续听艾力讲课  
自己则赶紧  
转向阿凌求助  
说如此给人套帽子  
实在不道德  
难保有人

为了保命委屈接受  
事后又反悔而闹开  
后果不堪设想啊  
你想过没有？  
阿凌气定神闲  
要她继续进行工作  
苏阿珍么他会搞定  
碧莲说尽管自己  
内心还在挣扎  
但上台自我交代者  
却一个接一个  
阿和也踌躇满志  
微笑着点头  
接受这些敌奸  
谢罪时的敬礼

54.

几十个  
由边区上队的新兵  
终于都承认了  
自己是敌奸  
阿和于是下令举办  
“新生幸福”晚会  
庆祝一场肃反的  
胜利结束  
碧莲说

心上的大石  
方才落下  
3月17日  
紧急集合的哨声  
又突然吹响  
要营区全体同志  
迎接民运队伍归来  
但气氛不对呀  
又是不经操场  
而直下大课堂  
男的个个眉头深锁  
女的个个眼眶红红  
后面竟然是  
反绑双手  
蒙住双眼的  
民运重要干部  
刘阿再  
杜志华  
梁小武  
李利清  
李志明  
个个一身汗水湿透  
跌跌撞撞地  
被推进临时牢房  
大课堂里一时  
噤若寒蝉

阿和你疯了么？  
简直令人心惊肉跳  
恐怖气氛笼罩营房  
八分部队于是  
再次宣布戒严  
但各级领导  
却禁不住私下议论  
这五个都是  
背粮不惜气力  
打仗必在前线的  
中坚人物  
就是这一回  
他们也都背着  
农历新年群众  
劳军的礼品  
准备给中央领袖  
一个欢喜  
岂料只到得哨所前  
便在阿和卫队的  
枪尖下就擒  
若让他再杀了  
谁还敢来干革命？  
救人呀！  
一时  
几乎众口一词

55.

救，怎么救？  
除了摸黑解开绳索  
悄悄拔营逃离阿和  
哪还有第二个办法  
但这情同背叛中央  
如何是好  
总得有人留下来  
跟着阿和回去禀报  
通过说理  
争取谅解  
阿凌说  
阿和阿焰等头头  
最欣赏与信任的  
是你碧莲和王山  
这个艰巨的任务  
只有你夫妇扛得起  
碧莲不答应  
道是阿和傲慢残暴  
又多疑  
伴君如伴虎啊  
别叫我去送死  
你自己才是  
最适当的人选  
你们不是曾经

生死与共的老同志  
阿凌终于透露  
阿和早在暗中调查  
爱人温阿英的言行  
为安全计  
谁都不能跟着去  
你们都听过吧  
张学良的悲剧  
他还能活到今天  
我阿凌恐怕  
一到就人头落地  
无计可施  
只好留下食粮  
免叫领袖捱饿  
再加一封长信  
说明行动的苦衷

56.

走出泰境  
已是3月23日  
凌晨四点钟  
就地休息到天亮  
然后继续深入马境  
而终于寻获一处  
有水流的扎营地

阿凌办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  
给阿苏打电报  
说明摆脱阿和原委  
并促请派出交通员  
前来带阿和  
回去总部机关队  
按路程推算  
几天后  
阿凌再次致电  
询问阿和是否  
平安回到总部  
领袖阿苏  
也相应回复  
阿凌于是在这  
造反的临时山头  
召开二区全体会议  
原来为了闪避  
阿和的肃反威胁  
他早已把黑名单中  
十多个骨干人物  
遣往各处协助民运  
怎料阿和整了部队  
再整民运  
有人突然发问



为何  
没把杨阿八调开  
原来名单中  
并无杨阿八  
是那个接受改造后  
变成阿和新宠的  
秀玲  
横加指证  
她曾经在水塘大屋  
看见他戴着黑眼镜  
给受训特工派钱  
阿凌要求认真调查  
阿和只在鼻孔里  
哼了一声睬也不睬  
别忘了  
他救过王山和碧莲  
打仗么总在前线  
这要如何解释  
不该发生的事  
已经发生  
今后要进行的  
是讲理的斗争  
马境不是久居之地  
回去原来的二区  
才合情合理

据侦查者报告  
阿和临走进行破坏  
加上他盘踞经月  
粮备消耗殆尽  
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为了消弭这一桩  
内部的齟齬  
今后谁都不准提起  
不管在旧同志之间  
还是在后来上队的  
新兵面前  
尽管痛苦愤恨填膺  
为了大局为了团结  
劫后余生的 108 人  
一直忍气吞声

57.

二区领导层  
三番四次致函  
中央北马局  
以及身在中国的  
总书记  
要求合情合理  
解决这个内部矛盾  
然而始终得不到

对方积极的反应  
怎么办  
难道要违背良知  
承认扩大肃反正确  
眼前又面对  
敌人飞机大炮  
不断的轰击  
王山在战火中牺牲  
营房被攻占  
为安全计  
只好悄悄越过  
敌人一向不管的  
马泰交界的摩天岭  
并在那里觅得一处  
有水源的广阔山头  
建造了  
可容纳数百人的  
所谓白铁营房  
竖起  
“马列”的旗号  
埋地雷挖地道  
做足安全措施  
迎接了  
一批又一批  
斗志昂扬的新兵  
也为地下组织

训练了  
许许多多  
敢于牺牲的枪手  
先后在  
吉隆坡和怡保街头  
杀敌锄奸  
而威慑全国  
这一切行动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但不肯  
承认肃反的错误  
反而加以扩大  
卫队队长艾力  
警哨的安排者金凤  
相继被指失职  
一一加以处理  
千里来投效的  
外科医生古宁  
也莫名其妙地被杀  
在这疯狂的圈子里  
谁能不战战兢兢  
连身在北京的  
总书记陈平  
都想明哲保身  
《我方的历史》

有文字说明  
由于不了解  
事实的真相  
他因此选择中立  
然而心中不无疑窦  
他们为什么也杀了  
自己的老友伍天旺  
他说伍老天生胆小  
这一回  
偏偏不屑抗辩  
昂首就戳  
这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而老谢李安东  
身为副书记  
权位只在他之下  
为何也点头  
让他们杀了  
自己的老伴  
陈平因此说了一句  
“等待历史证明”  
可叹的是  
代代有保皇派  
这句话  
竟然变成圣旨  
一代传一代

含含糊糊  
不肯把真相交代  
碧莲说  
遗憾阿石  
死得太快  
无缘再见一面  
想他一定可以  
告诉我  
个中奥秘  
他原是  
十二支队司令  
刘定  
是他决意保存  
实天区的革命种子  
亲自护送进入边区  
后来为何  
偏偏与四人帮  
阿苏阿和阿焰阿秀  
站在一起  
更把组织名  
改为阿石  
舍庄严而求亲昵  
从此阿过来阿过去  
沆瀣一气  
哀哉！  
北马局

58.

白铁营房  
活动多名气大  
纵是蛛丝马迹  
也不免受侦查  
日子一久  
也就测出了  
一个范围  
各种装扮的人员  
不断逼近  
侦察机也开始出现  
最终是大炮猛轰  
然而部队  
却从容地  
通过穿山地道撤出  
而毫发无损  
步行七天之后  
终于发现一处  
长满大叶葵的山头  
赏心悦耳  
叫人舍不得离开  
看地形探水源  
一切也都符合  
建造营房的条件  
大伙一时高兴

也就动手用大叶葵  
搭造课堂与厨房  
准备长治久安  
其实这里  
不但离开农村远  
民运粮供困难  
集合训练也不方便  
最终又迁回  
巴列肚老营地  
因此再次引起  
泰国军方的注意

59.

主和的泰国军长说  
我佩服  
你们挖地道的本领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  
让你们挖到曼谷  
相信他们也不会  
让你们挖到吉隆坡  
阿凌拜会陈平  
陈平也只无奈地说  
绝无胜利可能  
但投降又不可以  
看来只好战至



最后一人  
经过多时的沉思  
阿凌终于拿出  
非常人能有的勇气  
接受千古的骂名  
从而保存  
一营四百余人  
宝贵的生命  
也凭着人类  
那一点原始的良知  
坦然接受  
泰方开出的条件  
每人 15 赖<sup>[7]</sup> 土地  
各自栽种橡胶  
另加一方屋地  
两万铢建筑费  
两年生活津贴金  
但必须卖掉  
手中的武器  
从此共同为泰国的  
繁荣发展而努力  
碧莲说  
今天四个友谊村  
坡上瓜果累累  
橡胶林绵延到天边

家居现代化  
电视机电冰箱  
应有尽有  
交通么  
没有汽车  
也有摩托车  
革命者的后代  
尤其勤奋  
几乎家家都有  
大学生  
革命为的是什么  
无非  
公平公正的社会  
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们的战斗  
并非一无所获  
光荣不光荣  
就任由评说

60.

碧莲高高兴兴地  
以泰国公民的身份  
回到故乡瑶伦  
访友探亲  
伯父伯母

还有同屋而居的  
陈开叔陈开婶  
都已经作古  
与她交谈的  
竟然是这陈家媳妇  
她并不知道  
这屋子的来历  
人人都说  
既然屋主母女  
都已经不知去向  
赶紧申请换名吧  
碧莲听了  
一股沧桑之感  
突地涌上心头  
益发坚定了她  
写这一部历史的心  
于是找上  
当年双溪罗丹的  
民运中心刘阿琼  
岂料她满腔愤恨  
说出生入死几十年  
结果竟然变成叛徒  
她显然心灰意冷  
一字一顿地道  
我不想写  
我要让过去的一切

连同自己的皮囊  
悄悄地埋在泥土里  
从而回归自然  
与草木同荣同枯  
碧莲说  
奈何自己始终执着  
不向世人详加诉说  
就像蒙冤含垢  
一般难受

61.  
且听碧莲  
细说从头  
部队早在 1952 年  
已经开始北撤  
可怜实天区同志  
仍然到处受追剿  
领导的牺牲  
一个接一个  
最终三百五十余人  
退至万浓  
与双溪罗丹山林  
粮供不但困难  
而且不时中断  
为了生存

只好分成许多小队  
各自在双溪罗丹  
与瑶伦山林之间  
进行渔猎  
寻找野果野菜  
有时也开辟农场  
进行生产  
部队与民运  
因此几乎  
天天与敌人接触  
虽说每一回  
都是小小的牺牲  
但年月一久  
便显露了  
队伍的凋零  
直到 1957 年  
中央才有人记起  
南方这可怜的残余  
集中算一算  
只得二十二人  
来到边区  
林水选择退伍  
司元与四川  
更不告而别  
阿垒英年病歿  
王山战死

余者随着时日  
老成凋谢  
三十年后  
和平下山  
仅剩八个  
六女二男  
包括我这个  
天生天养的  
张玉兰

注释：

- 【1】 即马来语中的 Benggali 族人，当年多为英殖民地政府服务，非常忠诚。
- 【2】 原为大小不一的西式容器 mug，广府人与客家人读作‘唛咯’进而略为‘唛’或‘咯’。
- 【3】 原为马来语 nibung，闽南人读作‘桐檬’是一种干直如圆柱的棕榈科植物。清除外皮毒刺后，是我国早期近海人家铺设地板的主要材料。木质坚实，入水经久不腐。
- 【4】 指实兆远加上前海峽殖民地天定州的地区，即今曼绒县。
- 【5】 泰币，与马币的兑换率因时而异。今天三千铢仅值三百令吉，在当年却是不小的数目。
- 【6】 ‘处死’的代用词。
- 【7】 泰制，计算土地面积单位，15 赖约合 3 公顷。

# 后记

这篇略带快板调儿的文字于 2016 年最后一天完稿。为了慎重与尊重，于是托人携交有关方面，要求协助审核，确保所写人物与情节符合史实。

两个月后，收到《葵山英姿》作者波澜女士复信。用辞的委婉诚恳，出乎意料。她说：“本人不想太突出个人，建议不要把我的正名放在书的封面上，好吗？这是我的真心恳求。”这一来，书名要改，封面也要重新设计，不从可以么？当然可以。

然而，经过认真思考，我终于警醒，在那一部数十万言的著述里，她始终是一副不亢不卑，任劳任怨的形象。我怎好反其道而行，损其本真。继而又赫然记起，那些用尽办法想伟大的人。两相对比，品格高下有如霄壤。一叹！

另一方面，却传来有人不认同这一项出版计划的消息。情况诡谲，难得古道热肠的陈剑先生终于为我找回了原本题为《张玉兰》的书稿，特此记上一笔，以表谢忱。

虽经辗转传阅，但书内并未见任何批示。其实，历史已证明：革命的成败或结局，领导的智慧与良知是主要决定因素。一切，毋庸再争辩，重新思考理想的出路为是。

什么传什么录  
什么英明大人物  
其实都不如  
这弱女张玉兰  
看平凡实不平凡  
赤手空拳干革命  
任劳任怨到白头  
把她打为叛徒  
只缘自己心虚  
在批判的狂潮中  
她兀自刻划了  
一派葵山英姿  
也揭开了  
当年实天区  
最后三百五壮士  
魂归何处的谜底  
意义非凡呀同志  
何妨敞开胸怀  
让阳光照进来

ISBN 978-983-2344-90-2



文运企业  
Gerakbudaya  
Enterprise